夷堅志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夷堅志

(二)

洪邁撰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十八事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一帝住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訝之答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間以[illegible]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履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答曰奉主公命爲王尚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作此衣勿易也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書閤以自近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而食每數日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

善後予告。令往丹陽茅山。預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卽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澗。澗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霑漬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籙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卽思食。旬時病盡失。去慶善寓。訊代者爲除兵籍。旣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蟹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蟹。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杌上生蟹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鈐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蟹。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實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影。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下促織聲極淸。詣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

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大錄爲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既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湖州顯山寺爲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衆寮僧榻下。連呼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既去。僧語之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帶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鱠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頰。挂樹間。數武士臠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它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爲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

之云可以爲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甯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季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甯有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柰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源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壻也邦直行狀亦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強行父幼安說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爲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快快而夭槀葬于方丈遇夜卽出入

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絹。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強。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卽馳入城。解潛謫居而卒。有孫營葬。憩寺中。爲所荏苒。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繫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書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晦。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扑于案下。少頃卽散。衆掖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錄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爲經界吏云。連令說。

張端愨亡友

張端愨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絕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卽閉目默誦大悲呪。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卽去。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既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剎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

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爲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爲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干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既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鱠。豈爲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道說。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眞僞。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暱。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踧踖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爲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卽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少愚參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冀復合。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祕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黑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爲全經云。黃文叔說。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閽人不爲通捧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夢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何爲至此（何第五秀者其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髣髴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轎出術者見之曰此眞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値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爲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爲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

審。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宣和中也。（李彌正似表既。）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之鯉。鱗尾纔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十二十五事

林積陰德

林積南劒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笫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泝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林氏富證

姑蘇人殿中丞吳感初造宅圬墁既畢明日墻壁間遍印鶴爪髣髴若林字居數月頗有怪異往往至夜分則白衣數人泣而出吳君卒其家他徙同郡林茂先大卿售得之卜居才一日見庭前小兒數十皆白衣行至屋角不見即命鬬其地未數尺得銀孩兒數十枚下皆刻林字悉貨之自此巨富

雷震石保義

紹興十六年夏。鎮江大雨雷電。發屋撤木。火毬數十衮于地。長人不可數。皆丈餘。朱衣青袖。持巨斧。入一屠家。屠者死之。又入數家。詢巡轄遞鋪石保義所在。至軍營中得其居。石生正抱子。長人揮去之。死斧下。焦山滿老說。

食鱔戒

紹興戊辰三月。平江小民醉中食鱔魚。誤吞其鈎。線猶在口旁。急以手牽之。線中斷。鈎不可出。痛楚之甚。幾不救。旬日始能食。

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即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即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俊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

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陛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嫂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泌檄案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閻丘常孫叔永說。）

宣和宮人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及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及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數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予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譊譊不已。然旣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幸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眞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京師道流

京師有道流居城外。夢一神將告之曰。帝遣我等五百輩。日侍左右。從師行持。自是法大振。嘗騎驢入城。見一村民。急下驢語之曰。有妖鬼隨汝。不可不除。命俱至茶肆。市人千百聚觀。道流遣神將杖之。民號呼不已。杖畢。飲之以符。即如平常。有惡少年語眾曰。第能杖有鬼者。不能杖我。道士大怒。又叱神將杖之二百。惡少年受杖。號呼如前。人且謝罪。乃釋之。未幾。復夢神人來告曰。帝以師妄笞平民。令吾特牒盡索神將。既寤。法不復行。得大病幾死。（二事強幼安說。）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纔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鐵臼中。不能出。舉室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又有一兒觀打稻。取穀芒置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也。（聞人茂德說。）

汪彥章跋啓

錢塘關景仁子開為稅官。為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為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為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劒。今有感於斯文。

六合縣學

眞州六合縣自兵戈後學舍焚燎無遺諸生相與築茅屋十數間以居久之議欲遷徙初邑有廢寺當衝盜既息一僧出力丐錢經營之嘗取石郊外得兩大石頗平移置諸殿前之溝上若橋然凡累年寺略成而主僧死無有繼者縣因卽其宮爲學方聚工甃治揭溝石去之其陰大刻縣學兩字莫知何歲月也則此寺當爲學校疑若冥數云縣人崔嵩叔詹說

高俊入冥

昔東坂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事託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卽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囚繫幾滿一女子縣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縣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甯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烈一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弃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餳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

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己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卽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奈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旣窮。卽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俞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遡作說。

鼠壞經報

邵武泰甯瑞雲院僧有貴。持律甚嚴。嘗坐方丈。有新生鼠三四纔墮於前。諦視悉無足。命取梯探其穴。迺鼠母用金剛經碎以爲窠。是以獲此報。董文薈說。

誦天尊止怖

陳季若言平生多夢。怖不能獨寢。每寢熟必驚魘。甚患之。夢有教者曰。但持元始天尊靈寶護命天尊號。每日晨興。焚香誦二號。各三十過。久當有益。如其言。不一歲。怖心不萌。或夜獨臥古驛中亦無苦。至今不

少懈。

僧爲人女

僧善昱者長沙人住持洪州觀音院已而退居光孝之西堂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鄱陽董述爲司戶參軍攝新建尉居寺側憐其病日具粥餌供之昱每食必再三致謝光孝主僧祖璿誚之曰汝爲方外人而受俗人養視如此悋滯有欲報之意以我法觀之他生必爲董氏子矣昱雖感其言終不能自克時董妻汪氏方娠璿陰以爲慮而董旦暮供食情與親骨肉等昱病益篤以十月二日巳時死寺中方撞鐘誦佛外人入者云司戶妻免身得女矣較其生時昱適死云女數月而夭祖璿說。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寯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餌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櫝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即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即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禱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棰撲于廷如鞫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帋作丸者獨戰栗懼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

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汸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三 二十八事

狄偁卦影

狄武襄之孫偁。得費孝先分定書。賣卜於都市。薛林向伯共子諲自致仕起貳版曹。偁爲寫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載歌舞婦女。上列旗幟導從之屬甚盛。岸側一長竿。竿首幡腳獵獵從風。靡詩云、水畔幡竿險。分符得異恩。潮迴波似鏡。聊以寄君身。向讀之甚喜。自以必復得謝。浮家泛宅而歸。但未盡曉。一日上殿占對頗久。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攝記注侍立。前呼曰。日晏恐勤聖聽。向子諲退。而天語未終。向不爲止。潘還就班。少焉復出。其言如前。向乃趨下。明日各待罪。上兩平之。已而各丐外。尚章再上。以學士知平江府。封官三月餘。力請謝事。優詔進秩以歸。始盡悟卦意。水畔幡竿。指潘公也。而出守輔郡。上眷益厚。所謂分符得異恩也。潮迴者。言自朝廷還。波似鏡者。平江也。聊以寄君身。謂姑寓郡齋。終當歸休耳。郟次南說。

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更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圊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

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蝟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傅世修說。

傅世修夢

傅世修會稽人。鄉舉不利。夢入省闈。試德隆則晷星賦。次夜又夢如初。試卷內畫巨鉤。鉤下有髯龍。用爪覆李伯時馬五六紙。傅以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鄉貢。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默念車有軌。軌者晷也。當□□□而不利。又三年。復赴省試天地之大德曰生賦。策問馬政。遂中第。乃悟昨夢。自解曰。德隆者。大德也。星者曰生也。卷中畫馬。馬政也。而不了髯龍之義。既奏名。謁謝坐主。見勾龍庭實校書。言傅所試卷在其旁中。勾龍狀貌甚偉而富髯須。乃盡曉畫中意。時紹興十二年。

樊氏生子夢

衢人樊國均說建炎庚戌歲。其父察。調宣州通判。代鄉人徐昌言。明年八月當赴官。是歲十二月七日。樊夜夢是月二十五日宣卒携書來迎。抱一小兒拜廷下。訝其無儀從之物。答曰。途間盜梗。不敢以器皿來。只有青蓋及數轎耳。問所以抱子狀。曰。家無妻室。唯此一子。愛之故以自隨。次日以白父。父曰。心思之官。故夢如是。是時樊妻柴氏孕。當以正月免身。歲未盡五日。忽苦腹痛。將就蓐。宣卒張德以徐通判書來。云已得祠祿歸鄉。就携迓。兵來樊視其人。絕類所夢者。但不抱子。而詢所賫物。其答與夢中言無異。至暮。柴誕一子。既閱月。俱往宣城。張德者來謁告曰。向被差時。一子纔六歲。以無母留姑氏拊養之。今歸則死矣。

問其曰。乃與柴氏誕子時同。則夢中之祥。蓋當爲樊氏子也。

楊大同

楊大同。懷州人。未第時。隨兄官下。嘗與兄之小兒肩輿爲戲。兒已下轎。楊揭簾。見婦人抱幼女坐轎中。大驚異。卽以兄子歸。急出外舍。思所以挑招之策。旋踵間婦已在臥內。笑曰、在此待子。遂與之狎。問其故曰。我某家婦。夫行役不歸。累年以子獨居。故逸而從子。子勿泄勿娶。我雖久此。外人不能知。自是與同寢食。歷數月。楊顏色日枯悴。兄家疑之。亦嘗聞夜楊人聲。意有淫厲。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籙治之。婦忽變形作可畏相。欲殺楊。楊哀鳴懇拜曰、請後不敢。遂如初。少時自垂泣辭去曰、我乃爾三生前妻。此女爾女也。爾爲商往他州。顧戀倡女不知還。我貧困不能自存。携此女赴井死。訴之帝。帝令天獄□法曰。爾逐利忘家。致妻子死於非命。雖有別善業。當登科。然終不能享。自此十年間將受報。我以前緣未斷。來尋盟。今數盡當去。亦從此受生矣。出門卽不見。紹興五年。楊登科。再仕爲廣西帥屬。以事至柳州。過靈文廟。廟祝請入謁。楊不可。祝曰、不然。神且譴怒。楊叱之。徑謁太守。飲湯未畢。盞落手而仆。卽死。皆云柳侯所怒。不知其向來事也。相距正十年云。傳世修說。

董白額

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董白額者。以傭牛爲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捶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

與牛死無少異云。

婺源蛇卵

徽州婺源縣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邑中有老樹蟠結數十圍震爲數截中藏蛇卵十餘斛或取碎之每殼中必一物詰曲其間如鱓然雞猪食之輒死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卵大小如彈丸如小橘去縣十五里有巨蟒同時震裂皆疑其爲蛇母云予族人邦直時爲邑尉嘗取其卵碎之實然

鄭氏女震

婺州武義縣鄭亭仲資政族中三女從姊妹也皆未適人長者十八歲次十四歲次十二歲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六日族有姻會三女往觀之會罷親族相聚博戲忽大雨震電三女皆捨去自便道小戶欲還家未至而火滅共憩一小亭上族人遣婢明燈視之則皆仆地其一已震死裸臥雨中衣服粘着柱間其一體半焦衣皆破碎其一無所傷扶歸明日方甦問之曰方行次忽滿眼黑暗無所覩遂驚蹶如睡他皆莫知也身焦者數日方能言亦不死劉邦輸于宣說。

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卽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窗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

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案間。積已數十。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肅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邢懷正說。

黃十一娘

福州候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卻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鄭彥和知剛說。

謝希且

徐人寶思永。居洪州。妻鄭氏、方娠。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一日。思永夢洪州監稅秉義郎謝希且來。拜

不已。思永不敢受。夢中愧謝。睡覺至亥時。妻生一子。旋聞寺擊鐘。問之。則謝生正以是時死矣。思永名其子曰宜哥。謝氏後知之。云希旦小字。實曰宜哥。則竇氏子爲希旦後身昭昭矣。希旦、邵武人。亦知書。思永登二十四年進士。與予妻族有連。聞其說。

盧熊母夢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紹興二十一年。赴試南宮。母樊氏。夢數人舁棺木至中堂。曰、此夫人母也。號泣而寤。以告奎。曰。人言夢棺得官。若三郎者。（熊行第三。）恐有登科之兆。如君者。或有遷官之喜。今乃吾亡母。此何祥也。奎未能遽曉。質明出視事。既歸。有喜色。遙呼其室曰。吾爲爾釋昨夢矣。爾母何姓。樊氏矍然悟。蓋其母乃熊氏也。於是知熊必擢第。已而果然。（熊說。）

范友妻

張淵道。紹興五年爲右司郎官。兵士范友居于門側。其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已斂而未蓋棺。翌日五鼓。張六參入朝。方傳呼。范妻忽自棺中舉手撼其夫。夫驚問之。曰、適有數鬼來。此一判官綠袍。滿面皆猪毛。逆生。問我蹤跡。答云、夫范友本黃河埽岸兵士。因張郎官入西川。差爲水手。後從至行在。今爲院子。判官頷之。方徘徊間。忽聞人呼右司來。諸鬼皆奔散。獨判官歎恨曰。收氣不盡矣。方出門去。猶未遠也。妻復起。能飲食。又十日竟死。

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留爲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僧立笋。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且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夕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聱牙可畏。鄭氏皆懼。卽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閱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馬簡冤報

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爲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爲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爲勝捷軍。簡隸馬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晝於簷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髀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數日死。

陳昇得官

邵武威果卒陳昇。嗜酒。嘗大醉。感其身世微賤。歎曰。何日脫此厄。少頃。如夢非夢。有人告曰。明日爲官人。

何歎也。昇明旦醒。能憶其語。曰。鬼神戲我如此。我何從得官。其日薄暮。欲至軍校之舍。聞一卒與軍校耳語。卒既出。昇隨其後。與俱至酒家飲。又與之錢。稍醉。問之曰。爾適告管營何事。卒具以語之。曰。營中某人等謀亂。欲以夜半燒譙門。伺太守出救火。即殺之爲變。昇亟與之同謁軍校。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郡守亟召兵官。密將他營兵如狀中人數。捕之皆獲。獄具悉斬之。告者皆得官。昇爲承信郎。時紹興十三年。

了達活鼠

吉州隆慶長老了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腳。取笠欲治裝。見笠內有鼠窠。實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目者五枚。啾啾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笠中。旬餘始不見。其中潔然無滓穢。得淨笠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來。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衆。以其茶爲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猫。鼠亦不爲害。

魚顧子

井度爲成都漕。出行部。至蜀州新津。買魚於江。其重數斤。命庖人鱠之。方操刀間。魚躍入水中。庖懼得罪。有漁舟過其下。乃鄭重囑之。許以千錢。約必得如前魚。巨細相若者。漁人問向所買處。曰。去此一里許。得之江潭窟中。漁人即鼓棹往所指處。一舉網。獲長魚以還。庖視之。乃適所墜者也。蓋方春時。魚產子葦間。其母日往來顧之。至成魚乃去。或母獲。則子不能育。故漁者以是候之云。杜莘老起莘戲。

夷堅甲志卷第十四 十八事

開源宮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晝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絕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宮主蓋仙官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丙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成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鸞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餘虛堂猶記舊來居牕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遍書三曈曨瑞日照觚稜溶曳祥煙遠棟甍松檜雅知人趣尚風來偏作

步虛聲。四側金壇畔虬松老。甃玉池邊綬鶴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六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題處。更乞凌虛白鶴詞。七步出朱宮日漸移。青鬟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蟠桃正熟時。八

潮人陳安國嘗敍其事。昉後更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漳民娶山鬼

建州人范周翰、爲漳州司理參軍。郡近村民有以負薪爲業而無妻者。久之得一婦人。遂與歸。以二籠自隨。其家皆喜。唯民妹獨見婦一足。不敢言。至夜同寢。日高不啟門。父母壞壁以入。但白骨在床。發其篋。皆瓦石及紙錢耳。蓋山魈類也。

王刋試卷

梁山軍人王刋、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大官府。見巨牌揭于壁間。有王刋二字。遂更今名。已而預貢。崇甯五年赴省。白晝遇黃衣卒于通衢。持試卷三通與之。刋愧謝。但有三百錢以勞之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去。遂以所得卷子入試。其年登科。竟不知爲何人也。刋官至朝奉待。

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三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卽遣還。

吳仲弓

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烝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卽死。時衡州人劉式爲司理。親見之。

芭蕉上鬼

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曹紳以宣義郎攝機宜。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或同日誅一二百人。曹皆手處其事。不暇細問也。以是論功。遷官至朝奉大夫。後爲廣倅。公宇在淨慧寺。到官未幾而病。每吏卒衙時。其家婢使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見人坐葉上。見羣婢亦不驚。婢問何人。曰。來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四道尋覓。今我六人先至此。曹聞之懼。力禱之。許以水陸醮設。皆不應。曰。但相從去乃可。曹竟死。未死前。一妾生子。遍體皆長毛。瘥之山下。經三日發視。猶不死。甚怪其事。蓋寃鬼所託云。五事皆張可久說。

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燿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拱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攜瓶淪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眞珠莊嚴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間聞人誦經聲。

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晬。董偶問之曰、汝酷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卽行。何須爾。卽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董說。

王夫人

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樹間。戲逐之。卽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斲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暗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遂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直。崇甯末仕至工部侍郎。景直從弟景遜說。

舒民殺四虎

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卽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鍊師對訖。卽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卽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吉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道官錢王逆不孝姦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蕪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爲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項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爲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簷上田家一婦嘗歸甯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耶娘與爾無冤讎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爲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驚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戩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胷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竿挑撥皆聯緜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

黃主簿畫眉

黃祝紹先爲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偸兒入室。收拾衣衾。分賃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頗馴。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搏噬。遽起視之。盜驚懼。急走。遺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矣之。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有愧焉。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數被疾祟。訪諸巫。皆云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命。何數數禍之。有所須。當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痛至。須草履幷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濟用。年滿方求代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自是不復病矣。

建德妖鬼

祈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過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呪。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呪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

而復進者三。頎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簫以來。欲飲神胙。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戒勿敢言。汪既脫。竟不能窮其盜。（王嘉叟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五 十七事

薛檢法妻

薛度紹興初爲夔路提刑司檢法官官舍在恭州其妻病召醫者劉太初療之不效以死移時復開目問醫姓名鄉里甚詳已而竟死後數年劉徙居荆南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入門云有疾求治劉不在家家人以實告婦人徑入及中堂端坐以待或發其首幕迺一髑髏驚呼間遂不見劉自是醫道浸衰家日貧悴時薛君爲潭之衡山宰聞其事泣曰吾妻也

雷震二蠻

邕州守臣兼經略都監每歲至橫山寨與交人互市紹興二十三年趙愿爲守至寨市馬蠻千餘人往來憧憧爲過二民行省地中爲所殺掠同行一婦人以去愿不能捕詰明日天無雲雷震一聲隕二蠻於地尸一仰一俯正如二民死時狀蠻衆恐懼訪知其事即送婦人還邕（劉襄子思說）

馬仙姑

果州馬仙姑者以女子得道嘗爲一亡賴道人醉以藥酒而淫之後忽忽如狂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衣衰麻杖絰哭于市曰今日天帝死吾爲行服市人皆唾罵逐之後聞京師以是日失守（楊朴公全說時爲工曹掾）

陳尊者

閩州僧陳尊者居常落拓如狂而言事多先見人莫能測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忽衣衰麻望譙門大哭或曰此州治也何得爾曰今日佛下世故哭聞者皆以爲誕逾月而奉隆祐遺誥其哭之日乃上僊日也外舅說

賈思誠馬夢

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爲夔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張逵說

淨居巖蛟

衡山縣西北淨居巖有蛟窟于中僧宗譽初至樂其幽閒謀結庵爲婦人數出擾不敢留避諸嶽寺紹興十一年僧善同來居之纔草屋數間游僧妙印在他舍婦人來與合自腰以下卽冷如冰數日死行者祖淵采木於山後迷不還凡五日求得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徧山皆黑電雷擊旋屋外善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聲出龕下如鼓韝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衆僧以杖擊去既去復回又擊之始趨入石罅未及而震死山水大至衝室屋太半已而月星粲然明旦視死蟒長二丈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卽日發狂嗟惜數月亦死前後僧僕爲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

夜山輒昏昧雖月出亦然自蟒死夜色始明今有屋數十間僧十輩云善同說

伊陽古餅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小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惜後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底厚幾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爲何時物也

晁安宅妻

鄧州晁氏大族也相傳云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作保立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民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人皆囚以北至汾州青灰山爲紅巾邵伯邀擊盡失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幷其女及乳母皆爲邵之黨王生所得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爲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處於閫中閫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以敝紙自蔽形容甚悴諦觀之以告婦曰有丐者絕類吾十一郎遣詢其鄉里姓行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嫗持金釵與之約十六日復會且戒無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攜已所有直數千婚與嫗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巨萬一錢不取也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視室中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渠爲晁

家婦。今往從其夫。理之常也。了不以介意。晁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逸其姓氏。王雖武夫。蓋亦知義理可喜者。

犬齧張三首

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縋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錢爪使爬土。或置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牀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堂。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爲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三事皆妻叔張宗一貫道說。

虼王三

方城民王三。善捕虼。每至人門。則能知其家地多少。見在某處。有爲害者取食之。人目爲虼王三。方城令得一虼。召之使食。爲爪所傷。抉二齒。近村民苦毒蟒出沒爲害。醵金十萬。命王作法以捕。王畫地爲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虼。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爲所噬矣。既而虼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甚窘。亟脫袴中裂之。虼分爲兩死焉。嘗適麥陂村。謂富室曰。君家有巨黑虼。方旺財不宜取。富室欲驗其言。強使取之。王書片紙。命其人投於廚後牆左角水穴。呼曰。虼王三喚汝。即急走。勿反顧。恐傷汝。其人不信。投紙畢。少留觀之。則巨黑虼已出。其人驚仆。虼從旁徑出至王所。王袖之而行。其家自是果破。予婦家

居麥陂數呼之至建炎盜起不知所終或以爲蛇精云

應聲蟲

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喉中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然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劉襄子思爲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予記前書載應聲蟲因服雷丸而止與此相類

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爲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將岳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爲解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卽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懇切不得辭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遍體流汗方疑懼不敢以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爲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之辛悚然不知所對纔罷酒卽解維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壽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以付万俟丞相云（二事劉襄子思說）

猪精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丐福是歲六月婢

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猪爲屬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元益說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游天台迷失道入越州新昌縣沃焦山上遇大佛刹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如此既登堂望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堂過屋兩重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卻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者立于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延燒其身幷及金紫者不留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業妄作住持人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出至山腰逢數卒驅一老婦人髮髽認其母回首留顧老婦呼曰以汝平日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復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何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道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時

撰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

羅浮仙人

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官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漂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眞氣嘘冶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于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汙吾瓜。當於水中嗽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齕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游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常置紙百番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翛翛。躡而上征。仙鶴成羣。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音。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歸云。（英州人。鄭總作傳。）

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璹。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堕替。議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

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璿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遠。可寬心。璿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墦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眞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爲弟子。璿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腳頭緊。便去矣。令璿入門。數人皆下庭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璿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方典薄命

方典、字大常。莆田人。累舉進士不第。術者多言其無祿。同縣人劉仲敏。爲泉州同安宰。典之兄與爲丞。劉謂與曰。賢弟不應得官。若罷舉庶可延數年之命。與不信也。紹興十五年。典試南宮。劉又諫其勿行。典不聽。是歲擢第。牓至同安。與持往誚劉。劉曰。一第未足喜。恐不能得祿耳。典調晉江尉。歸待次之明年。莆中春試。諸生例以寄居同教官考校。郡以命典。既入院。日復餐餞千餘。旬日間所得盈萬餞。暴卒于院。（陳應求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六 十五事

衞達可再生

衞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官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黃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旁皆有杙。吏舉簿實東杙。杙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衞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實西杙。杙亦壓地。而東杙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衞坐。衞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有簿書充寨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眞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衞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稾也。衞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衞後至吏部尚書。（徐專說聞之於衞仲子臧。）

郁老侵地

鎮江金壇縣吳于村張郁二家鄰居。後爲火焚。皆散而之它。所存惟空址焉。同邑湯氏子。病熱疾死。至有司云。當復生。令出門。需送者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氏之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奉託以事。吾家故宅。頗憶之乎。曰。然。郁曰。生時與張氏比鄰。吾屋柱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者。張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地三尺許。張翁死。訴于地下。吾既伏前愆。約使宅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既轉徙。吾兒又流落建昌。爲南豐符氏壻。幽明路殊。此意無從可達。公幸哀我。煩一介諭吾兒。使亟以歸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到。即告別。既甦。呼張氏子語之故。答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訖。遣報其子。取券授張。而書其副焚之。它日夢來致謝。湯乃致遠長子。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它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可耐。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幷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彈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

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爲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它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云然。

女子穿溺珠

湖州人王槩。紹興十六年八月。赴邵武建甯丞。宿信州玉山驛。便溺已。且就寢。見美女在旁。探手虎子中。拾碧粒如珠者三四顆。串以紅縷。掛頸上。槩驚問汝何人。已不見。自是每溺。其旁輒地裂。女子盛服出。或器內。或溷廁。必得珠乃沒。槩日以困悴。醫巫束手莫能療。幾二年。久。女所穿蠹蠹繞頸至腹數十匝。其後珠益減。至纔一二顆。而色漸白。女慘容謝曰。得君之賜厚。吾事濟矣。但恨傷君之生。無以報。當亦徐圖之。再拜而去。槩是夕不復溺。翌日大汗而卒。三事亦徐博說。

李知命

李知命。建昌人。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宿豫章村落。就枕未睡。月色皎然。見窗外人往來。少焉回首與窗對。如一男子縞巾汗衫而立。恍忽間已入室。李疑其盜也。熟伺所爲。俄至前。繞牀而行。牀之東北皆距壁。而其人行通無所礙。方和鬼也。如是十餘匝。徑揭帳執李項。李有膽力。舉手承之。復以左手來。又與相拒。欲

大叫。而喉中介介如咽。良久方能呼。兩僕同應曰。喏。李曰。常夕叫汝數聲不一應。今何謹如此。既不寐。胡不早覺我。皆曰。見一男子至主公之前。相撐拄甚力。欲起則足不可動。欲叱則氣不得出。適聞主公之聲。男子始去。某等方得能言耳。

光州墓怪

光州士人孔元舉。居城外數里。每入城。輒經亂葬壠。常日詣州學。晨往暮歸。必過之。一夕歸差晚。日猶銜山。聞有人高誦維葉萋萋黃鳥于飛之句。至于再三。審其聲。當所行道上。少頃差近。則聞聲在墓間。回首視之。一物如蹲鴟。毛氂氂覆體。赤目豬喙。瞠視孔生。厲聲曰。維葉萋萋。孔大駭。亟步歸。即病。旬日死。

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貨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游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三事李紹祖說。

戴氏宅

常州無錫戴氏富家也。十三郎者。於邑中營大第。備極精巧。至鑄鐵爲範。度椽其中。稍不合必易之。又曳緜往來。無少留礙則止。歲餘將落成。夢士人東向坐堂上。顧戴曰。吾李謨秀才也。既寤。絕惡之。又數年。邑子李謨登科。戴嫁之以女。戴且死。囑其二子曰。汝曹素不立。必不能善守遺緒。此屋當貨於汝手。與其歸他人。不若歸李郎也。後如父言。以宅予李氏。建炎紹興間。盜數取道。邑屋多經焚毀。唯李宅巋然獨存。至今居之。謨字茂嘉。嘗帥浙西。官至中大夫直寶文閣。（外舅說。）

二兔索命

予婦叔張宗正。家方城之麥陂。性好弋獵。其父祖塋側。長林巨麓。禽獸成聚。日與其徒從事。罘網彌山。號曰漫天網。一網所獲。亡慮數百計。不暇拾取。唯惡少年數輩。馳逐其上。壓死之。各分挈以去。雖風雪不止也。遭亂度江。紹興九年。隨兄侍郎居無錫。亦時時彈射自娛。嘗於明陽觀旁得一兔。甚小。耳有缺。如攫傷痕。未幾。感疾如狂。自取獵具焚弃。築道室獨處。忽見二兔作人言。其一曰。我爲兔三百年矣。往在張氏東墳。（張氏墳在方城者曰西墳。惟其父別葬曰東墳。）爲爾所殺。其一曰。我百八十歲矣。隱於明陽觀側。與樵人俱出入。嘗爲鷹所搏。力竄得脫。傷吾耳焉。凡鷹犬罔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今當以命見償。張遜辭求解。旁人悉聞之。病數月小愈。然猷猷如癡人。後十年乃死。

蒲大韶墨

閩中人蒲大韶得墨法於山谷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上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卽擲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用其薄命如此自是印識只言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今所售者皆其役所作竊大韶名以自貴云杜起莘說

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徧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爟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夜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鬅鬙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尙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爟說

晏氏媪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挾持苦乏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復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囑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

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鄭畯妻

鄭畯、字敏叔。福州人。寶文閣待制閎中之子也。先娶王氏。生一女。泰娘。王氏且死。執夫手囑之曰。切勿再娶。善爲我視泰娘。既卒。鄭買妾以居。久之。京師有滕氏女。將適人。鄭聞其美。乃背約納幣。一日將趨朝。尚未起。見王氏入其室。自取兀子坐牀畔。以手掛帳。拊鄭與語。死生契闊。且問再娶之故。鄭曰、家事付一妾。殊不理。不免爲是。王曰。既已成約。吾復何言。若能撫養泰娘。如我在時。亦何害。吾不復措意矣。又語過去它事甚悉。忽曰。盛寵已來呼君。當上馬矣。遂去。鄭急問之曰。何時當再會。曰、更十年於江上舟中相見。鄭明日與其弟語。悲歎不樂。然卒婚滕氏。建炎初。自提舉湖南茶鹽罷官。買巨杉數千枚。如維揚。時方營行在官府。木價踊貴。獲息十倍。未幾。金虜犯揚州。人多竄徙。鄭以錢爲累。戀戀不肯去。乃謀買舟泛江而下。而江中舟如織。不得前。又聞寇已至。急復入城。買金百餘兩。纔出門。胡騎已在後。鄭乘馬馳去。一騎自後射之。鄭回顧曰。我鄭提舉也。不可害我。騎知其官人。追及之。投以刀。卽墜馬。騎取金而返。鄭創甚。困臥草間。僕走視之。已不可救。兩日死。鄭無子。去王氏所言正十年。（二事尚定國說。）

化成寺

沈持要爲江州彭澤丞。紹興二十四年六月。被檄往臨江。過湖口縣六十里。宿於化成寺。已就客館。至夜訪主僧。僧留止丈室別榻。方談客館之怪。曰、舊有旅櫬在房中。去年一客投宿。望棺中有光。頗駭起坐。凝思諦觀。覺光中如人動作狀。愈恐。所居鄰佛殿。客度且急。則當開門。徑趨殿上。方啓帳伸首次。棺中之鬼。亦揭棺伸首。客下一足。鬼亦下一足。客復收足。鬼亦然。如是數四。客惶駭。知不可留。急走出。鬼起逐之。客入殿環走。且大呼乞救。羣僧共赴之。未至。客氣乏仆地。幾爲所及。鬼忽與殿柱相值。有聲鏗然。遂寂無所聞。僧至扶客起。就視其物。則枯骨縱橫。碎于地矣。它日死者之家來。疑寺中人發其柩。訟于官。數月乃得解。

吳公路

吳逵、字公路。建州人。政和間。自太學謁歸。過錢塘。夢吏卒迎入大府。金章貴人在焉。揖吳坐上坐。吳辭曰、逵布衣也。今遽爾。恐涉冒仕之嫌。必不敢。貴人捨去。吳踞牀正面。吏抱案牘盈几上。以手摘讀。吳意郡縣間肯吏。乘已初視事。以此困我。未有以決。望廷下已騙數囚。皆美男子婦人。荷械立。大抵所按盡姦事也。吳大書曰。檢法呈。別一吏捧巨册至。視其詞云。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泆報。吳判曰。准法。吏相顧駭伏。其敏曰。事畢矣。遂寤。吳還京師。爲同舍金彥行安節言之。金侍郎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七 十五事

土偶胎

仙井監超覺寺九子母堂在山顛一行者姓黃主給香火顧土偶中乳婢乳垂于外悅之每至必摩拊咨惜一旦偶人目動遂起行攜手入屏後狎昵自是日以爲常累月矣積以臥病猶自力登山不已主僧陰伺之至半山卽有婦人迎笑明日尾其後婦人復至以拄杖擊之鏗然仆地於碎土中得一兒胎如數月孕者令行者取歸暴爲屑和藥以食遂愈

永康倡女

永康軍有倡女謁靈顯王廟見門外馬卒頎然而長容狀偉碩兩股文繡飛動諦觀慕之眷戀不能去至暮家人強挽以歸如有所失意忽忽不樂過一夕有客至求宿其儀觀與所慕丈夫等倡喜不勝情自以爲得客晚其人遲明卽去黃昏復來留連數宿忽泣曰我實非人乃廟中廡卒也以爾悅我故犯禁相就屢不赴夜直爲主者所糾得罪明日當杖脊流配至時過爾家門幸多買紙錢贈我倡亦泣許之如期此卒荷鐵校血流滿體刺面曰配某處二健卒隨之過辭倡家倡設奠焚錢哭而送之他日詣廟偶人仆地矣

人死爲牛

永康軍導江縣人王某者。以刻核彊鷙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鹽於潼川路。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宣撫使。得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眉州彭山人楊師錫。以合州守待次田間。夢王來謁。公服後穿出牛一尾。方驚怛。侍婉亦魘寤。言見王運使來。衣後有牛尾。相語未了。外報一犢生。遽取火視之。犢仰首淚下。事既著聞。有資中人馬某者。亦爲都漕司幹官。每出郡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之虛實。贏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以其虐於刷錢。目曰馬刷。或以王君事警之。馬曰。正使見世生兩尾。亦何必問。已而疽發於背之左。瘡稍愈。復發於右。兩疽相對。宛如杖瘡。其深數寸。隔膜洞見肺腑。臭滿一室。同僚往問病。馬生但云當以某爲戒。某悔無及也。死時與王相距纔一年。

倪輝方技

成都人倪輝。妙於數術。靖康丁未之春。王室不靖。蜀去朝廷遠。音驛斷絕。識者以爲憂。成都倅虞齊年祺寶審度卞同謁輝詢之。曰。國勢如此。先生當知之。輝曰。此正古人所謂三月無君之時。曆家以閏月爲天縱。去年置閏在十一月。北方愈盛。火至此衰歇。京城苟不守。必以是月。使日官有先見之明。移閏在五月。以助火德。猶有可扶之理。今無及矣。然吾以數推之。國家歷數。至丙午纔餘一算。今年五月一日。算當復生。其數無窮。然去今尙兩月。未知能及此日否。因請虞寶各布課。虞之占得申酉戌。寶之占得戌酉申。卦

成喜曰無憂矣二課初傳極艱棘中傳而定末傳極佳宋祚當從是愈永然課中赦書神動不出百日當有大霈可驗也二公且喜且懼既而聞京師果以閏月陷五月一日上卽位於南京赦書至成都與輝筮日相去蓋九十五日紹興二年冬虞之子幷甫允文過輝輝曰與君相見無日矣明年吾入惡限名曰父子不相見欲遣小兒往它郡襆之顧已無及吾必死至立春日果死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間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季悉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

子復在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既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者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作記。虞幷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夢藥方

虞幷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溼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烝麵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之。遂愈。

孟蜀宮人

陳甲、字元父。仙井仁壽人。爲成都守李西美璆館客。舍于治事堂東偏之雙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間甲已寢。聞堂上婦人語笑聲。卽起映門窺觀。有女子十餘。皆韶艾好容色。而衣服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爲帥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爲樂。盍賦詩乎。卽口占曰。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雨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飲。識著無情更斷腸。一人應聲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秖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爲鬼物。忽寂無所見。後以語蜀郡父老。皆云王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名見於五代史。孟氏因之。今郡堂乃其故址。賦詩之鬼。蓋宮妾云。西美病遂不起。舊蜀郡日晡不擊鼓。擊之則聞婦人哭聲數十爲羣者。相傳孟氏嘗用晡時殺宮人。以鼓聲爲節。故鬼聞之輒哭。承宣使孫渥。以鈐轄攝帥事。爲文祭之。命擊鼓如儀。哭亦止。後復罷云。甲以紹興三十年登乙科。

魚腹佛頭

資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謹。家嘗烹魚。已剖腹。見脂裹一物極堅韌。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斲木爲全體以承之。至今供養。慈以宣和甲辰登科。後爲開州守。（八事皆虞井甫說。范氏其表姊也。）

徐國華

建安人徐國華。宣和中入太學。夢登高樓上。樓縣大金鐘。有金甲偉人立鐘旁。視徐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再擊。云、官不過員外。三擊。云、係七科。徐悟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外郎足矣。因記於牘中。但不能曉

七科二十七甲之說。靖康丙午。胡騎攻城。庠序諸生。多病脚氣死。徐亦以是疾終。鄉人葺縱矩。欲葬之東城墓園。而垣中列兆。已無餘地。乃與後死者皆瘞於垣外。葺以標揭識其處。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歸唁其父。因出其手書。則夢中神告。無少差者。（寧國人□德升說。）

清輝亭

廣西昭州。最爲癘毒之地。而山水頗清婉。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易曰清輝。已揭牓。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於四隅。視積壤中有片石。班班如文字然。命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

巴蕉精

興化人陳忱。崇甯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茜被包裹。臥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覩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邪。我請嘗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踉蹡越窗外。至巴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咸疑爲巴蕉精云。（黃子淳質說。黃德安人也。）

姚仲四鬼

姚仲始爲吳玠軍大將。嘗與敵人戰小岘。吳欲誅之。仲曰。以裨將四人引軍先退。故敗。吳召四將斬之而釋仲。後數歲。仲領兵宿山驛。見四無首人。皆長二尺許。揖於庭曰。我輩敗事當死。然公不言則可全。今皆死。故來索命。仲曰。向者奔北。我自應以軍法行誅。既屈意相貸。而少師見責。我若不自明。則代汝曹死矣。四人曰。當時之退。但擇一人先遁者。足以塞責。何至是。仲無以對。四鬼漸喧勃欲上。忽有白鬚老人出於地。亦長二尺餘。詰之曰。汝等敗軍伏法。乃其分。安得復訴。叱去之。應聲而沒。老人亦不見。人以是知仲之必貴。又十年。以節度使都統興元軍。（路彬質夫說）

陳茂林夢

福州長樂士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笏記云。官職初臨。朝儀未熟。既寤。謂必登第爲龍首。謁至尊也。遂更名夢兆。紹興十七年爲解頭。赴鹿鳴燕。與同薦送者謁大成殿。舊例以年齒最高者爲首。陳不可曰。吾爲舉首。應率先多士。衆莫與之爭。既焚香。當再拜禮畢。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者。笑曰。此所謂官職初臨朝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爲已應夢果不第。（林之奇少穎說）

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爲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王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

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沖子暈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甫說。

峽山松

廣州清遠縣之東峽山寺。山川盤紆。林木茂盛。有古飛來殿。殿西南十步許。大松傍崖而生。婆娑偃蓋。大觀元年十月。南昌人皇城使錢師愈。罷廣府兵官北還。檥舟寺下。從者斧松根。取脂照夜。明年。殿直錢吉老自廣如連州。過寺。夢一叟鬢須皤然。面有愁色。曰。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從者。至斧吾膝以代燭。使我至今血流。公能爲白方丈老師。出毫髮力補治。庶幾盲風發作。無動搖之患。得終天年。爲賜大矣。吉老問其姓氏及所居。曰。吾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性者。飛來之西南。即所處也。幸無忘。吉老覺。疑其松也。以神異彰灼。須寺啓關。將入告。時曉鐘未鳴。復廿寢。至明。則舟人解纜已數里。悵然不能忘。過洽光。以語令建安彭鉞。政和二年。鉞解官如廣府。過寺。即以吉老言訪之。果見巨松去根盈尺。皮膚傷剝。膏液流注不止。蓋七年矣。乃白主僧和土以補之。圍大竹護其外。曲江人胡愈作松夢記述其事。予嘗往來是寺。松至今猶存。

夷堅甲志卷第十八 十六事

楊靖償冤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己。乃曰。所獻物皆爲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詣使院中。時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簽廳。有綱舩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卽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爲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逮。經年不得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輩皆驚避。乘間而進。乃得至此。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反命。則冥冥之中。長

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爲啓鑰。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扱鎖。靖卽起如平常。然與僧纔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富陽人吳興舉。舊爲吾家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楊公全夢父

楊公全朴。資州人。其父以政和癸巳卒。未葬。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舊。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至科舉始可了耳。又云。汝知朝廷已行五禮否。對曰。不知。又雜詢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頒五禮新儀。士人父母未葬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冬襄事。至丁酉歲升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赤土洞

資州城外三十里赤土培之側有洞穴。相傳深不可測。普州人梁子英。袤榮州鹽井。數經從洞口。嘗率同輩數人。具三日糗糧。持樺炬入焉。始入路絕暗。皆狐糞蝙蝠縱橫。過百餘步。地淨如掃。石上鍾乳下垂。如珠纓狀。度半日許。聞水碓聲出于上。蓋嘉陵江也。懼而亟出。終不能窮其源云。

席帽覆首

王龍光字天寵。資州人。入京赴上舍試。過劍州梓潼縣七曲山。謁英顯武烈王廟。俗呼爲張相公廟。夢一人持牓。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之。又有持席帽蒙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則戴席帽。是歲免省不逮。但補升

內舍。次舉當政和八年方登科。已悟紙背之說。時方禁以龍天君玉王主等爲名字。唱第之日。面賜名龍光。頭上加帽。蓋謂是云。

林孝雍夢

林孝雍、字天和。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雍學。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書。應免解。或勸其先以免舉試。如不利。則留今貢。以待來年。林不聽。同舍生楊公全。扣其故。林曰。吾年甫二十。蒙鄉舉。夢對策大廷。坐于西南隅。將出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以爲必擢第。訊諸筮人。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吾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是連蹇幾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覬倖。不爲再戰地也。是歲果中選。廷試出。又告公全曰。試日正坐西南隅。小黃門乞硯。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宋應辰

宣和六年。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六侍從典貢舉。其下參詳點檢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試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僞入者。既合籍。凡六十一人。主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一一數之。又審于監門曰。每一人至。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歷閱視。果多其一。曰宋應辰。驗諸銓曹云。中外無有此姓名。始知神物所爲。於是主司徧論羣公曰。宋者國號。而名爲應辰。必造化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謹也。是歲登第者八百五人。爲一代最盛之舉。楊公全居前列。聞之於知舉官王唐翁編云。

資州鶴

貪中衙校何氏有弟好弋射曰持弩挾彈往山中目之所見無得免者嘗蔭大木下望其顛紅鶴巢甚大數雛啾啾然已而其母歸方憩枝上銜食向巢立何生彊弩射之中其腹勢且墜猶忍死引頸吐哺飼其子乃墜地何雖無賴亦爲之惻然卽折棄弓矢不復射六事皆楊公全說

乘氏疑獄

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怨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旦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于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于外明年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籍籍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先具酒殽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剚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勍以殺夫及兄且鞫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任信孺說

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嵓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舡皆漂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

蟹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三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舩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答。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縹縹。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舁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噀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李舒長僕

福州甯德人李舒長、字季長。政和初。偕鄉里五人。補試京師。共雇一僕。曰陳四。僕愿而朴。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訶責。惟李不然。且時與酒錢慰恤之。既至京。四人皆中春選。李獨遭黜。及秋始入學。而僕謝去。又二年。李謁告至保康。門內聞有再呼李十一祕校者。回顧則陳四也。邀李詣食肆。食畢。李亟欲去。陳

問故。李曰。比日窘索。謀鬻少物耳。陳遺以銀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數日。又遇於馬行市中。邀飲于莊樓。告李曰。觀郎之分。不應登第。若學道。當有所得。李曰。我不遠數千里游學。須得一官。歸爲父母榮。何謂學道。且汝僕隸也。何從知之。陳曰。自前歲別後。隨一道人給薪水。道人攜我入崆峒山。授以要法。且使我物色求人。我告以公平生所爲。頗有意。今能同一往否。因口授養生旨訣。皆簡易徑妙。然李卒不肯從。復出銀一笏與之。遂去。絕不再覩。李自是亦無意於世。以表兄余承相（深）恩補官。隱居不仕。嘗游縣之支提山。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奏溷無水盥手。方折草搓涉。一人在傍持銅盤盛水以奉之。又執布巾以進。見其手青色。面亦然。不覺顧之笑。青面者亦笑。已而隱不見。蓋山靈所爲也。

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鋌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塡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塡甓甃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幡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異。卽日賽神如巫言云。（李季長目覩。）

天津丐者

王檝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

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既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曰穢汚。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釂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三事皆朱漢章說。王嘗爲會稽倅。親以事語朱公。

趙良臣

趙良臣者。縉雲人。紹興十五年。與同志肄業于巾子山之僧舍。去城十五里。薄晚還郡中。道間遇婦人。青衣而紅裳。哭甚哀。問其故。曰。不容於後母。日夕箠楚不能堪。求死未忍。故哭。趙曰。若是可與我歸乎。婦人收淚許諾。卽相隨至家。謂其妻曰。適過田間。見一女。無所歸。偶與偕來。吾家正乏使。可以婢妾畜也。妻亦柔順無妬志。使呼以入。趙氏素貧。室惟一榻。乃三人共寢。明日。復同盤以食。趙妻謂之曰。我夜捫汝體殊冷峭。何也。婦人不答。而意象慚恚。捨匕箸徑出。趙責妻言之失。起自呼之。妻停食過晝。開戶而視。不見其夫矣。乃告鄰里。相與求索。三日始得之於門外溪傍。半體在水中。半處沙際。已死。同舍生共以其尸歸。竟不曉何怪。或以爲魚蛟之精云。朱熙載舜咨說。

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籌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卽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鬧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叔親見。）

東庭道士

泉州士人陳方石。與知東庭觀道士善。陳嘗檢校村墅。夢至官府。見廷下鞫囚訴。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某視之。乃東庭黃冠也。又一吏從旁授以文牘一卷。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月日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就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頂至踵皆徧。推仆地。一再展轉。化爲大水牛。陳驚寤。遑訪道士。正以是夕死。（陳字季野。進齋孫也。）

黃氏少子

黃汝能。徽州黟人。紹興十七年。爲臨安北廂官。少子年十七矣。生平不能詩。忽如有物憑依。作詩十數篇。

飄飄然有神仙之志。多喜道巫山神女事。汝能羣從中。嘗有一少年子。亦如是以死心以爲慮。密諭之曰。汝得非於居民家有染著。致妄思若此乎。吾官於斯。苟有一事。則累我矣。子謝曰。無之。它日與父母對食。徑往雞畔。引首凝睇。若望焉而未至者。母追之還。堅扣其故。答曰。適有所念耳。無它也。自是神觀如癡。日甚一日。汝能欲令其甥挈以還鄉。而甥待試成均。未遽去。乃閉之一室。戒數僕晝夜環視之。連夕稍怠。守者微假寐。已失其處。則跪膝于閤下。以衣帶自絞死矣。程泰之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九 十四事

僧寺畫像

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垂其上。悅之。纔反室。卽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爲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爲軸。剖之。精滿其中。□□志幾說。

恩稡所稡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勑。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卽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稡所稡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殺生。自恐不能永。頗料理後事。戒其子偏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玉帶夢

張子韶侍郎。謫居大庾。得目疾。後爲永嘉守。中風手足不能舉。目遂內翳。丐祠祿還鹽官舊隱。紹興二十九年三月望夜。夢青衣人引至大寺門。金書牌八字。但記其二。曰開福。一僧如禪刹知客。見張甚喜。延入

坐。張問主僧爲誰。曰沈元用給事也。張曰。吾與沈先生久不相見。亟欲謁之。命取公服。隨語即至。見沈再拜。沈答其半禮。勞苦如平生。且曰。尊公在此。命青衣導往方丈東小堂。其父母方對坐長嘯。張趨拜號泣。旁人叱曰。此不是哭處。復至法堂前問曰。何故無佛殿。青衣曰。此以十方法界爲佛殿。張曰。吾病廢又失明。未知他日有眼可見佛。有口可誦經否。曰。侍郎何嘗不見佛。何嘗不誦經。又行及門側。有小池清泠。外設欄楯。青衣曰。入功德水也。酌一杯飲之。涼徹肌骨。西廡一室極潔。中掛畫像。視之。乃張寫眞。大駭曰。何以得此。青衣曰。異日當主此地。然待公見玉帶了。即來。遂寤。遽召門人郎曄。使書其事。皆謂玉帶爲吉證。若疾愈。且大拜。至六月二日。兩疾頓除。即日出謁先墓。繼往所親家燕集。如是五日。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事實類苑。至章聖東封。丁晉公取玉帶事。怒曰。丁謂眞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懌。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翼日卒。人始悟玉帶之夢。張壽六十八云。（寶思永說。時爲鹽官簿。）

毛烈陰獄

瀘州合江縣趙市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有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析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爲四。於是載錢詣毛氏贖所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紙書爲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用文書耳。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決獄果如吏旨。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

非吾所能辦。盍往禱東嶽行宮。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微映之中。屑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拜謁。置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黃衣人直入捽其胷毆之。奔迸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左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張大事。（卽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歛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覩烈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衞甚盛。其上衰冕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爲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元券在某櫝中。又吾平生以詐得人田。凡十有三。契皆在室中。錢積下。幸呼十三家人。併償之以滅罪。王者又命引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聚落屋室。大抵皆囹圄。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逋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祈曰。子來七日矣。可急歸。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往毛氏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曰。業已至此。惟有□爲作佛事耳。僧曰。我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爲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別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衰替始已。（杜起莘訪時劉叔居瀘爲作傳。）

邢氏補頤

晏肅、字安恭。娶河南邢氏。居京師。邢生疽於頤。久之。頤頷連下齶及齒。脫落如截。自料即死。訪諸外醫。醫曰。此易耳。與我錢百千。當可治。問其方。曰。得一生人頤與此等者。合之則可。宴氏懼。謝去之。兒女婢僕輩相與密貨醫。使試其術。是夜以帛包一物至。視之。乃婦人頤一具。肉色黯狹長短。勘之不少差。以藥綴而封之。但令灌粥飲。半月發封。瘡已愈。後避亂寓會稽。唐信道與之姻家。嘗往拜之。邢氏口角間有赤縷如線。隱隱連頤。凡二十餘年乃亡。

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卽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媼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媼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媼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慚。乃相

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嫗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蹶而寤。蓋昏然瞑臥經日矣。白是李氏春秋設嫗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尙暫往。沖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椅上。見沖卽揖曰。和尙且坐。深夜不合相屈。沖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敢問欲見若沖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沖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卽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甕泉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飛天夜叉

趙清憲丞相抃之夫人郭氏之姪郭大。以盛夏往青社外邑。乘月以行。中路馬驚。鞭策不肯進。左顧瓜田中一物高丈餘。形如蝙蝠頭。如驢。兩翅如席。一爪踞地。一爪握瓜食之。目光爛然。郭喪膽。回馬疾馳。數十步間。反顧猶未去。他日入神祠。見壁畫飛天夜叉。蓋其物也。

晦日月光

趙清憲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女適史氏。以暑月不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廷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粲然。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四事皆王和嘉叟說。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煇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於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爲流寓。當召保官。其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爲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儥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率舟中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往來。問之。云昨日已入舉場。而試卷遇暴雨多沾漬。須易之。移十七日矣。沈遂得赴試。所親者來賀曰。徙日之事。特爲君設耳。試罷且揭牓。夢大雷震而覺。出庭中視之。月星粲然。心以爲惑。欲決之蓍龜。遲明有占軌革者過門。筮之得震卦。晝一婦人病臥牀上。一人趨而前。旁書奔字。其詞有龍化之語。占者曰。公占文書甚吉。但家內當有陰人病。然無傷也。卜者出。報榜人已至。姓名曰賁勝音奔。沈中魁選。及還家。妻果臥疾。明年赴省。以范爲考官。避入別

院。一之日試經義。且出有廂部邏者。守之不去。時挾書假手之禁甚嚴。沈頗訝其相物色。曰何爲者。曰見君篋中一二燭甚佳。非湖州者邪。若無用。幸見與。沈悉以與之。次日試詩賦。其人又來。曰適詣謄錄所。見主司抄一試卷至于五六。絕類君所書。必高捷。今夕勿遽畢。吾已設一次于戶外矣。沈意其欲得燭。又以贈之。受而還其一。曰請君留此以自照。三年一來。不可不致詳也。晚出中門。引手招就坐。設一几。四顧無人。沈欲納卷出。挽使再讀。至家藏孝經詩。乃覺誤押兩方字。亟更焉。明日入訪之。了不復見。始驗神人以其誤委曲爲地也。是年遂擢第。蓋旅中所見。鄰人拏舟雨汚試卷。軌革之卜邏者之言。皆有默相之者。異哉。

楊道人

溫叔皮革之女。嫁秀州陳氏子。既而仳離。居家學道。有楊道人者。亦士大夫家女子。與之同處。紹興二十四年。溫赴漳州守。過泉南。館于漕使行宇。女與楊及二婢在西房。夜半忽大呼捕賊。溫杖劍往。見楊之婢高舉手向梁間。初無絆縛。而牢不可脫。其旁青衣童。年可十四五。腰下佩一物。類藥笈。溫叱之曰。汝何人。敢中夜至此。曰。我京師人也。楊道人欠我藥錢百萬。今來取之。關君何事。又連呼數聲。正爭辯間。倏已滅。溫遣招天慶觀道士鄭法詢治之。及至。婢縛既釋。無所施其術。時楊氏年未三十。江南所生。所謂京師藥錢之語。或以爲宿世事云。

陳王猷子婦

潮州人陳王猷爲梅州守。子婦死焉。葬之于郡北山之上。其魂每夕歸與夫共寢。夫懼宿于母舅。婦復來卽之。不可卻。雖家人相見無所避。一子數歲矣。韶秀可愛。每欲取以去。舉家爭而奪之。婦出入自若。陳氏甚懼。乃召道士醮設及禱于神。皆不能遣。時紹興庚午三月也。又三月陳守卒于郡。

郝氏魅

郝光嗣爲廣州錄事參軍。有魅撓其家。房闥庖湢無不至也。嘗火作于衣笥。郝往救焚。手皆焦灼。告身一通。但存字及印。餘皆燼焉。朝服衣裘悉穿穴不可著。一日發印欲用。封鐍宛然。而中無有矣。始猶命巫考治。久而不效。則掃一室。嚴香火事之。凡失印二十許日。廣之官吏待稟俸者需糧料。印未得。咸以爲苦。忽聞如大石墜于所事室中。三擊几而止。視之印也。初郝氏以几不佳。蒙以白紙。蓋施三印於几上而去。自是七日郝生死。其家徙出。魅隨之不置。迨北歸乃已。時紹興二十年。（二事皆謝茂公說。）

王權射鵲

建康都統制王權。微時好射。弩矢不虛發。紹興初。從韓咸安世忠往建州征范汝爲。嘗挾弩往山間。望樹上有鵲巢。卽射之。不知其中與否也。聞有人在其後言曰。使汝眼爲箭所中。當如何。反顧無所見。權悟其異。亟登木視之。一鵲中目。宛轉巢內。卽死。權驚悔。拔佩刀碎其弩。未幾與賊戰。流矢集于鼻。皆之間。去眼不能以寸。病金創。久之乃愈。（韓王子彥直子溫說。）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十二事

木先生

汪致道叔詹徽州歙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最後至漕使鄂守先在。與田奕棋。道人木先生者。亦坐于旁。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耶。獨不記宣州道店談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崇甯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大雨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値暮至此。與公同此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甯鄙陋至是。又笑曰。記得牛僧孺傳否。某不答。秀才曰。吾言無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異其語。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甯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扣之不肯言。終夕相對論文而已。至曉而去。不復再見。適覩道人之貌。蓋雍君也。風采與四十年前不少異。眞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歎。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漢沔間。見人唯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道原漕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入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汪說。

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幷易履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詆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爲限。聞爲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牀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誚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爲游魂滯魄。眞可羞也。答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卽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鷲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王壁魁薦

王炳文壁。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淮南試于楚州。寓龍興寺。寺大門內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斗牛。今年王壁當魁薦。問諸僧及闍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爲解頭。三事皆唐信道說。

太山府君

孫點字與之鄭州人溫靖公固諸孫也建炎四年知泉州晉江縣居官以廉介自持是歲七月叛將楊勍自江西軼犯郡境點出禦寇歸而疽發于背主簿入臥內省之肯吏數人在旁點顧戶外曰何人持書來皆莫見少焉點舉手左右口中囁嚅爲發書疾讀之狀主簿問何書曰檄召點爲太山府君顧吏曰此有石倪及徐楷二人乎吏曰有石教授者居別村無徐楷但有涂楷解元耳點曰何用措大爲諸吏怪其語不倫無敢問後三日卒石倪者字德初方待次鄉里紹興三年以官期未至詣臨安欲有所易得疾于抱劍邸中以七月中死涂楷字正甫時爲州學諭同舍生每戲之曰君往太山他日朋友游岱藉君爲地也楷聞倪死頗不樂從天甯寺長(下缺一葉)意主倉庾之出人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十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者數百而死者且十輩提點刑獄綰雲周彥約綰知其冤亟白嘉州親詣獄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札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皆繡衫花帽馭卒鞚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坐上緋綠人數十皆揖史居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必辭之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俟公登科畢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史赴廷試過荊南時吳君適帥荊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堂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今報吾家令

取去秋所書者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人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爲青神令

鹽官孝婦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當死雷斧下覺而大恐流淚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風起天斗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柰驚怖何俄雷電晦冥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以適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歸益爲善以此下缺

曹氏入冥

靳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靳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斂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靳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温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鎰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涙滂洏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恭人請即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即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

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聞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頃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冠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滕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輸藏。已盡用了。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斂。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温。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三事實思永說。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當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棄尸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歎異焉。或削去之。隨卽復

見。覆以他土。則跡愈明。至今猶存。又有順昌縣軍校范旺者。當范汝爲亂時。邑中羣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素喜禍。欲舉寨應之。旺叱衆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豈不慚見天地。凶黨忿其語切。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脅汙之。不從。磔於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甎上。隱隱留尸跡。不少翳。邑人相與揭其甎。聚而祠之。已又圖象於城隍。紹興六年。建安人吳達。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昌丞蘇灝領役。夢旺具簪笏進謁。具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爲凶徒剔去左目。引蘇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著短布白衫。復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令矣。幸公念之。蘇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而莫有知其剜目者。東南隅則甎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甎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亦夢紫衣人謁君於廷。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者乎。旺一卒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渠不信云。

葵山大蛇

王履道左丞葬于泉州之葵山。去城四十餘里。山多蛇。墓人張元者。養羊十餘頭。往往爲所吞噬。元操刈鎌出迹捕。正見大蛇擒一羊。蟠束數匝。先齧膚吮血。已乃噴毒其中。羊漸縮小。軟若無骨。始吞之。元旁立伺隙。奮刃而前。蛇昂其首。高五尺許。搖舌鼓怒。爲搏人之勢。元投以刃。刃墜。元奔歸。呼其子。別攜刀往。蛇猶在故處未去。迎刺之。斷首而死。尾有兩歧。利如鉤。秤其肉。重六十斤。背皮至闊一尺五寸。守冢僧曰。此

特其小者耳一窟于山者身麤若盆每出時大木皆振動云

融州異蛇

馬擴子充誦融州居天甯寺營廁於竹間嘗持矛奏溷聞若有叱之者周視之即無人焉復聞再叱聲乃一蛇在屋角開口吐舌頭如斗大馬捨之以矛刃入于棟亟出喚僕共視蛇已死但不見其體注目尋索僅如細繩纏榱桷數十匝取以視邦人雖戴白之老亦無有識其爲何等蛇者

一足婦人

紹興十七年泉州有婦人貨藥于市二女童隨之凡數日好事者竊迹其所止乃入封崇寺之僧堂堂空無人獨三女者共處旁人夜夜聞搗藥聲旦則復出初未嘗見其寢食處也他日寺僧密窺之乃皆一足失聲歎咤婦人如已聞之明日不復見三事王嘉叟說